

母親們和青年子弟兵



群眾讀物之四

失名作

大連大眾書店印行

『子弟兵的母親』戎冠秀

「快過正月十五了，區裏忽然派專人送來了個信，說是邊區要請老會長去開會。」
「婦女，年老的、年青的、年小的，還有準備過十五開娛樂打霸王鞭的小娃子們都來了，擠了一地一院子。」老會長可早回來呀！——「老會長春耕要等你回來佈置呀！」——「老會長你走了婦女民校可怎麼辦呀！」——「老會長十五回來看看咱童子軍開娛樂呀！」……亂嘈嘈的七嘴八舌，話全在一撥說，老會長看看這個，摸摸那個，也不知道聽誰的好。

老會長約摸着這一去得八九十來天功夫，晚上婦救會就開了個會把這幾天的工作佈置了佈置，第二天天剛亮就喝了點米湯揣上八個乾糧騎上小毛驢趕路了。

群英會開了五天，會上請老會長講了話，報告了她的英雄事蹟，她可是不好意思的說「這可是算不了什麼呢，子弟兵在前方打仗，老百姓要不幫助軍隊，軍隊怎能打勝仗呢？」軍區邊區的首長們請她吃飯，給她敬酒，劇團把她編了個戲，他的像片登在畫報上，她帶着大紅花走進幾萬人的會場上，持槍的士兵向她敬禮，大家像打雷一樣的歡迎她。

老會長是誰呢？老會長就是戎冠秀，在平山下盤松村當了六年婦救會主任，這年四十八歲了，身子骨不怎麼硬朗，手上長了老繭，背有點駝了，是永輩子受了苦的人呵！可是她工作起來不差似年輕人，下盤松婦女們有什麼事都去找「老會長」，風裏雨裏戎冠秀也願意多給婦女們解決點困難。可

是老會長督促婦救會員們也督促得嚴了，大秋完了，她下了地回來就從這個碾盤走到那個碾盤，一邊對婦女們說：「碾公糧，要把爛米砂子都檢掉，多碾兩遍，軍隊在前方打仗，比不上咱們在家裏方便，說不定打仗緊了，找不着瓢，顧不得淘；找不到簸箕顧不得簸，就把米倒在鍋裏了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幫那孩子多的，光景困難的一塊推起碾子來。

就這樣，白天打場，晚上推碾，到半夜還檢查婦救會工作，「軍鞋做得好不好，」上民校婦女不多？把老會長累病了，她躺在炕上還對在燈底下納鞋底的小女兒說：「人家子弟兵，正天翻梁爬坡，赤着腳板怎麼能打仗？子弟兵穿鞋不比在家裏方便，穿一對是一對，可不能做壞鞋，子弟兵就跟咱家裏的孩子兄弟一樣，咱們給孩子兄弟做鞋都是結結實實，給子弟兵做也要那樣。」她說着就擰起又酸又軟的身子跟她女兒一塊上幫。

也正是地裏清場裏滿的時候，鬼子來「掃蕩」，鬼子來了，我冠秀領着閨女媳婦往大山裏去，晚上回來推碾拉磨，給戰士們做飯，隊伍這天半後晌在溝口打了個勝仗，月亮上來鬼子才退了。我冠秀正在推碾站上來了一付擔架，她趕緊丟下碾棒子，看顧傷兵去了。傷兵靜靜的躺在擔架上，仰面朝天，閉着眼睛，身上盡是紅紅的血，看不見衣裳的布色，頭上有六七處傷痕，叫他也不醒，不會說話，也不哼哼，一隻腳板在擔架邊邊上垂着，襪子和鞋丟了，凍得黑黑的。我冠秀把那隻腳移到擔架裏，用被子蓋着，摸摸鼻孔，剛出一點氣，我冠秀心裏明白，他一定和鬼子拚過刺刀的！

站長來了說：「傷這樣重，不能耽擱，這是那一部份？趕緊轉移。」抬擔架的民兵說：「不知道，護送的帶着兩付擔架走了小道，我們只知道抬到這裏。」

怎麼等，護送的人也不來。天黑了，我冠秀整天打游擊，爬大梁，兩天兩夜沒合眼，站着就能睡

着了，可是她老放不下心，每次到站上去，傷兵仍舊在那裏躺着，她急了，找站長去，站長說：「人們都睡了，誰都累得睜不開眼了。」可不是，要是希利馬虎找個自衛隊員，他也睡了，不等於沒照顧嗎？她就說：「站長我來照顧他吧，你給我找個伴，給我點點燈……」

站長找了生生子媳婦伴她，「同志！同志！」我冠秀低聲的叫，傷員直挺挺躺着，就瞌了一點点了。

生生子媳婦來半碗開水，我冠秀嚐嚐：太燙，她輕輕的吹了會，再嚐嚐，溫和了，就慢慢的搬開傷員的嘴唇，灌着他，水都順着嘴角流出來，她又把他腦袋扶正了再灌，水流進喉嚨，有微微的「抓都，抓都」的響聲，生生子媳婦也聽見了，他們當下就高興起來，把小半盞水喂完了，我冠秀光等着要這個傷員說話，就低聲問道「你還喝嗎？」燈光照着，只見嘴唇稍微一動，仍靜靜的躺着。

她又灌他一盞溫開水，一碗豆腐漿，嘴就稍微能張了。「你還喝不喝？」「喝！」又給他燒了盞開水，又是溫和了，才讓他喝。這回把他身上慢慢的扶起來，碗沿碰着他的牙齒，就骨碌碌一口喝乾了。我冠秀扶着他的身子，問他：「你還喝不？」「我就是想喝水，想——喝！」我冠秀聽見他會說話，就忘了疲累了，忙問他：「你是那一部份？」傷兵低聲喘息一樣的答案道：「×團一連」，「在那裏打着你？」「柏葉溝」，「打了幾天？」傷兵又慢慢的答道：「十一天了，我四天不吃了，心乾，渴……」又給他燒了一盞水，遞給他喝，又喂他一點豆腐腦兒。問他：「還想喝是還想吃？」傷兵搖搖頭說：「不啦！」就很安靜的睡去了。

我冠秀聽說他四五天沒吃飯，光喝幾盞稀湯湯，止不了飢，就忙把摻糠的幾兩面做成軟軟的面片，叫生生子媳婦點上燈，又來看看這個傷兵，輕輕的搖醒他：「同志！你吃盞面片不？」他說：

「吃啊。」就饕他吃了。又問：「同志！你吃塊玉菱餅子不？」他點點頭：「好老鄉，就是想吃塊餅子。」「你吃我給你拿去，剛在爐火上烤的熱熱的，可是你不能全吃掉，吃半塊，丟半塊，要不你餓狠了，吃太飽不好受？」

我冠秀同志整整忙了一宿，像照顧自己兒子一樣，把重傷的子弟兵，救得能說話了，天快亮了，院裏露着青光，安頓傷員安心在炕上睡了以後，才到對門自己家裏休息。剛躺下，就聽門外有人喊着：

「老會長，老會長，你那個傷兵下了地了！」

我冠秀急忙跑出來，看見傷兵顛巍巍的站在炕沿，生怕他倒下去，趕快扶着他：「同志，你可不要下來，你好好的躺着，有事我來做。」

她看見這個傷員光着腳板在地下踩着，就回到自己家裏，找棉花套，找不着，把她閨女的衣襟撕下一大塊棉花，把傷員的腳輕輕的裹上，怕早晨冷，把自己的棉被給他蓋了，又要去端一盆火，傷員同志說：「不用，怕火烤着，傷口裂了，」她抱歉似的說：「哦，我可不知道。那就別拿火了」。

我冠秀沒想到今早吃什麼，却先想到，傷員今早該吃什麼了，她去問傷員，傷員說吃小米粥，她想應該給作點稠的，作稀的多喝了尿尿。他傷重不好動彈，作成稠的，傷員吃了兩口就放下碗，我冠秀站在一旁發怔了，滿心眼想他今天會多吃幾盞，怎麼才吃兩口就不吃了，她不放心的又問：「給你盛點稀的，你喝不？」「喝！」她端了一盞棒子糊糊，傷員自己端着喝，一連喝了三盞，她高興了，想吃個餅子，又烤了一個，讓他細嚼着。

一會擔架來了，我冠秀把地上乾草都鋪上，鋪得厚厚的，把被子疊了也鋪上，扶着他躺在擔架

上，他的衣扣皮帶都鬆了，我冠秀都給扎上，讓他安安全全躺在擔架上，還再三囑咐：「你要是到了醫院，或是碰見押彩的，叫他們給你換一條褲，你的褲子都染滿了血了。」

傷員用棉襖擦着感激的眼淚：「好老人呵！好老人呵！我什麼時候也忘不了你的好處呀！」我冠秀說：「愛護傷員是我們的責任，咱們是一家人，用不着結記，你下次過我這個下盤松村，千萬可要到我家裏坐坐，有你吃的，也有你喝的，我叫我冠秀，婦救會主任，你要記不得我的名字，就問老會長的家在那裏就找到我啦！」

群英會上各位英雄和邊區的首長都含着淚花聽完了她的報告，她把母愛從自己的兒子擴大到每一個子弟兵的身上了。

開完了群英會，我冠秀忙忙碌碌的想回去。那天早晨軍區政治部朱代主任扶她上了軍區送給她的大騾子，直屬隊子弟兵全副武裝排隊歡送。「子弟兵的母親」那面大紅旗飄在前面，子弟兵向她行着敬愛的軍禮，看她迎着剛出山紅紅的太陽回去了。

（本文參考「畫報」倉夷，政江同志的報導）

在保衛自己的土地的戰鬪裏，許多媽媽知道了把自己兒子的生命已經獻給了祖國，但是馬上就擦乾了眼，在大風雪中去幫助子弟兵去進行戰鬪，這些子弟兵也就在最殘酷的戰鬪裏，給那些獻出了兒子生命的媽媽們報了仇。

你等着，咱們給你報仇！

張文英今年六十四歲了，她說自己是個「山呆子」，也的確是，阜平八區蘆家營就是個老山溝，山大村小，一天只見半天日頭，一眼看不見山尖，是峴峴的山梁，亂石崗裏盡是狼豹子。張文英就是這又窮又險的山溝裏的受苦人，她說自己一輩子啦，就是個瞎受苦，上山放羊羔、打柴、下地鋤苗、拔草，沒有不幹的「件兒」（活兒）。張文英就是愛她這塊窮山，只長玉蜀棒，山葯蛋的坡坡子地，也愛在這苦地受苦的人。從八路軍來了以後，在山裏生了根，她更愛幫窮人翻了身又跟人民一塊保衛了這塊土地的子弟兵了。

張文英的老輩子也是個窮受苦的，張文英的姐姐嫁給四溝掌的一個做活的了，她爹就剩下一個閨女，所以是閨女也得當小子養活，張文英的爹無冬論夏的順着西大道往阜平城去趕腳，夏天淌水，冬天過冰，老了得了個寒腿，走十里八里的就犯了病，家裏的小毛驢就讓十三歲的張文英趕了，小孩還沒個小毛驢高，天不亮跟着趕毛驢的們走六十里地趕到阜平城，夜裏帶着星星月亮又往回趕，碰上颶風下雨，小眼害怕不敢跑，不敢宿在半路。爹疼閨女，星星一亮的時候爹就坐在村邊上等了，聽見驢蹄子響，就歡天喜地的叫着：「小英子回來了？」馬上就聽見：「回來了，爹！」聲音裏帶着六十

里路的擔驚受怕，進了屋就把腳錢數給了爹，吃了飯就睡了；第二天爹又把她送走。

大了，嫁給老白還是窮受苦，直到八路軍來了，才有了二十五畝地，一半是自己的，一犏牛一個驢，一年打十七石糧食，千數斤山藥，年頭好也够「攔淺」的了。

四個兒子，老大在八路軍一來開減租帶了頭，參加了工作，到去年上了阜平當幹部，二兒子也上了五台，不知道怎麼讓鬼子捉去，犧牲了。三兒子在村裏擔任了個主要工作，也幹不了什麼活，只有四兒子養種這二十幾畝地，張文英自己每天打柴拾糞。她那丈夫一忙了就抱怨：「老了老了，七十一了，還得受苦，二小子死了，大小子在外，三小子還是半脫離，我到死那天也舒心不了啦！」「這咱不是打日本哪！要不是八路軍你也睡不上個熱炕頭，後方的工作都不做怎麼辦哪？這時候你看，誰是盡享福的；還不知足啊！」她連勸帶批評的叫老頭子背上糞筐又去拾糞了。

張文英疼兒子，知道兒子在外頭工作沒有在家裏自在，看見八路軍——他們也是莊戶人，也就憐惜他們，他們爲着老百姓打仗受了苦了，還睡涼炕吃不上個暖飯，所以一有隊伍來了，她就張羅着洗衣裳，作菜，山溝子裏糧食少。豆角子，北瓜當飯吃，隊伍拿錢也買不上菜，就弄點大根菜抓上一把鹽煮一大鍋湯，張文英就領着上士到自已地裏去摘，連秤也不用秤「地邊上點的豆角子，還用給錢哪，吃罷。」她做好了菜就給這個盛一盤，那個盛一盤，隊伍走了。他抓住同志們往這挎包裡塞兩個梨，那個挎包裡塞一把核桃，同志們都說：「老奶奶，可不能。」她就急了：「連長要批評你們，你們說我自願給你們吃的，不算犯紀律。」趕上隊伍從村裡過，冬天裡還有少鞋沒襪的。她就叫自己小子脫下來給同志們穿：「人家一天在外受辛苦，就是爲的咱啊！」

在二專署看犯人的李濟琛從村裡過，住了三四天，臨走留下葉金糧票，她說：「糧票我收下，你

帶回去也要受批評，吃幾頓飯也吃不窮我，你們也困難，菜金我不要，你帶着零花吧！」後來李濟琛不願意幹就開了小差，又從蘆家營過，催張文英快點作飯，吃了我就走，張文英看他慌慌張張不和每回一樣，盤問來盤問去知道了是怎麼回事，就跟他說：「你不到我這，我是沒法，到了我這裡，我就不能讓你走，你再往西走也是讓鬼子擋住了。」就馬上給他做鞋做襪，叫三小子把自己的鋼筆墨水瓶送給他，一塊跟他上區基幹隊裡去，後來李濟琛到三十團當了排長，時不時的還打信回來問候他。

四一年趙連長帶着五六個病號住在她家，都生着一血汗病，「一發燒就燒好幾天，順鼻子流血，發起來就爹呀，娘呀的叫喚，張文英跟她小女兒就給他們端屎盆子，尿盆子，洗髒衣裳，燒水，到十幾里外去找白麵，黑下白日的在炕邊上看着他們，住了十幾天這些同志們都好了，臨走大家商議着怎麼樣補報這位老人家，給她錢吧，她一定不要，也不像回事，再說也沒錢，跟她說一陣子好的，就是說出一個天來也報答不了人家一點，大夥發了一陣愁。要走了，張文英給他們打背包，一個戰士因為張文英的小女兒喜愛他的小鏡子，常常找他要來照來照去，就把個小鏡子送給了她。張文英送大夥出了大門了，大夥心裏難受，也說不上句話來，在門上楞了一大會子，後來趙連長忍不住掉了淚：「老太太，我們實在沒法補報你！」大夥跪在地上，一齊磕了個頭，叫了聲「乾娘」，才走了！

還有一個戰士沒好，張文英看他心裏發急，就拍着他說：「你別急，我照扶你，碰上了事咱倆一塊死，活咱倆一塊活，有我就有你！」

果然，反「掃蕩」就來了，張文英家裏的糧食傢俱還沒堅壁，就先催着老頭子先把蒸好的乾糧，小鍋搬到山上去，信緊了，才叫她三小子扶着同志上山尖子的崖堂裡躲着。

咱們的隊伍從幾十里開外就頂上來了，飯也沒吃就冒着大雪爬上了蘆家營村後邊的大山，張文

英聽說隊伍還沒吃飯就又扔下要堅壁糧食的糧食趕着燒水做飯，飯熟了叫四小子擔着擔子往山上送，囑咐着：「這回該受點苦了，隊伍比咱們更苦，大風大雪的還爬在山頭上打着鬼子不讓進咱們村，快去快回來，還得往上送呢！」四小子連答應也來不及急急忙忙就挑着飯往山上送。

機關槍響了多半後晌，天快黑了，她又做熟了一鍋飯，槍響的這麼密，四小子還不回來，張文英想着這回可別出事，就披上羊皮襖出了村，雪都沒了膝蓋，順着放羊的道往山上走，走遍了北面一個坡，天大黑了，也看不見一個人，再往上爬看見核桃樹邊上像是一個人滾下來讓樹擋住了的，她順着山坡跑下去，搬起他的頭來，就是他的四小子，胳膊腿都僵了，胸口上的傷口，血流出來都凍成了冰，張文英光覺着眼前發了一陣黑，想哭也流不出眼淚來，她聽了聽山頭槍聲還沒住，就抽咽着不知道摔了多少跟頭才把屍首背回家裏，把門扇拿下來，把屍首放下，才放聲痛哭了起來，哭到她四肢都軟了，胸口都喘不來氣。一個營長帶着隊伍下來了，一看就知道了怎麼回事，勸着她：「老太太，別哭了，你小子給咱們送飯下來，才讓鬼子打死的，他死是爲了咱們弟兄，你等着咱們給他報仇。」張文英擦乾了眼淚又從驢棚裏抱了柴火又給同志們溫了水，有幾個傷號從山上下來，血流得不成人樣了，她給他們換了血衣服，洗了傷口，跟營長說：「你們叫村長找付擔架吧，我這小子死在這裡，捨不下，不然我就送你們去了。」

隊伍沒來得及喝水，又拉上了山頭，當夜就打退了鬼子，鬼子丟下的屍首在山頭上都讓大雪蓋住了，隊伍一下來就跟張文英一起埋了她四小子。

兩個兒子都死在鬼子的槍下，而八路軍就在盧家營的後山上給她報了仇，她看見八路軍更像自己親生兒子一樣親了！

子弟兵攆起槍來，把生命交給民族，交給人民，爬山，涉水，在槍林彈雨中來去，他們不想家嗎？媽媽們是一點依戀也沒有了嗎？有的，也想家的，可是在革命根據地裏，戰爭和革命教育了他們，媽媽想兒子，可是她有了千萬個兒子，他們想家，但是他們走到那處都能住到溫暖的家，碰見千萬個愛護他們的媽媽。

林大娘有了千百個兒子

在秋後，那時候白洋淀清亮得像鏡子一樣，葦塘裡也只剩下稀疏的幾根葦桿，你順着葦桿往開裡看，有一個村在淀邊上像長在水裡似的，房子擠得密密層層的，林大娘就住在這個村裡，遠近方圓八十里誰不知道林大娘呢？隊伍坐着木船從村邊過，也總要靠一靠岸，好幾個穿灰衣裳的隊伍就挾着個小包袱跳上岸來——小包袱裡常常是一罐頭牛肉，幾句餅乾，這是勝利品；有時候也提着一包紅紙金字包着的什樣點心，特地從集上買來的，非常熟悉一直鑽進林大娘的院子裡，直到船上等急了，喝着「快着！快着！出發了！」林大娘才扯着他們的後襟把他們送出來，一面把東西塞在他們已經塞得滿滿的口袋裡，船上的人聽說林大娘出來了都從船幫上伸出頭來死命的張望，看了一眼又一眼，開船的時候，那口袋裡的東西就分在每一個人的手上了；菱角、蓮蓬子！林大娘的，攏重模範林大娘的。」有的吃了幾顆想了想又放在飯兜裡了，打算着分給家裏沒出差的弟兄們。

其實六年前誰也不認識林大娘這麼個編蓆子的寡婦，林大娘也不怎麼喜歡這些穿灰衣裳的兵，她只是愛惜她那十六歲的兒子雁生，雁生長得粗眉大眼，結實個，冬天跟她攆蓆子上鑽毆集，春天翻菜

畦上糞，夏天拔稻秧，秋天就跟著一群一夥的年青人去打野鴨，能頂上半個人使喚了。林大娘指望把十歲的小菊養大，找上個好女婿，雁生長大了，讓他撐起這個家來，八路軍來了一減租，她自己有了一大片葦塘，三畝稻子地，她下地編蓆子就更勤苦了。一到晚上烟和水氣霧茫茫地把村和白洋淀蓋成一片的時候，她就悶好了稻米飯等雁生回來，然後坐在成了一半的蓆子上編起來，小菊拿小快刀子劈葦片子，讓葦膜飛得滿院子，落在小菊煮藍的褂子上，有的落在林大娘花白了的頭髮上。

這幾天開來了一批穿灰色衣裳的隊伍，村裏馬上就熱鬧了，他們一來就跟村裏青年小夥子混得挺熟，白天劈刺，上課，一吃完晚飯和青抗先摔跤，場裏打籃球，葦塘裏打野鴨，滿街上唱歌，雞都吓得上了房，雁生也回回是等到隊伍吹了點名號掌了燈，才跑得滿頭流汗回家吃飯，「跑野了，跑野了，連飯都不安心吃了。」林大娘看見隊伍上小夥子們心裡也悶，一沒了事就唱啊鬧啊，他們也不想爹娘不想個家呀？唉，只見爹娘疼兒子，長大就忘了爹娘養他那份不容易啦！林大娘忽然一下子想把雁生這幾天心都在外邊，回了家連把火也不給燒就急忙找隊伍玩去了，想着想着葦片子就扎了手，想着想着就編錯了花道，她嘆了口氣站起來在滾開了的白粥裡放上些個剝了皮的菱角，白菜湯又挖了塊子大油放上。

天氣可不早了，鍋裡熱氣也不往上蒸了，聽見隊伍吹晚上二遍號，林大娘的心忽然往下一沉，就急忙跑出去了，找到河沿，又找到班裏，班長告訴她上連部去看看吧？連部裏燉着一鍋野鴨，香氣正往上噴，雁生在一邊劈柴火了。

「雁生快回去吧！飯都涼了」雁生連頭都沒抬一抬。

「老大娘，讓雁生吃了野鴨回去，剛才他正說帶兩個翅膀給你，」指導員笑着，用手摸着雁生的

腦袋，「哎！他要參加隊伍呢！」像是說笑話，又像是說正經事，說來說去，還是沒讓雁生吃上野鴨，噘着嘴回去了，雁生回去了蒙頭就睡，就是小菊子一個人往嘴裡扒拉稻米飯，林大娘又坐在那塊沒編好的蓆子上，心裡又恨，恨雁生十六歲了，還不能體貼當娘的這份心；又憐惜，憐惜雁生沒吃飯。雁生也沒吃飯，心裡悶着一口氣就睡了，燈油慢慢乾了，她連個蓆邊也沒編起來，等她站起給雁生掖被子的時候，她覺得腿比往日更酸得厲害。

第二天早起，號吹醒了林大娘，雁生早包上他那雙剛作起的小鞋，連身單衣裳都沒拿，跟隊伍上了船，等到林大娘啼哭着追到河沿，十八條船都撐出一里開外去，船上的人都看不清模樣了。

九、十月裏，稻子碾成了米，稻稈都上了柴，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蘆葦都經過年青婦女，老太太，小女孩的手變成一捲捲又光又亮的蓆子，鬼子趁着白洋淀一眼望不到邊的時候，就從四面八方圍進來了，林大娘看着讓小汽船攪渾了的淀，看看遠處讓鬼子點了火的村莊，一邊慌張着，一邊心裏就恨着雁生，翎毛硬了就飛了！奔自己的去了，現在就剩下自己揹着稻米往地洞裡堅壁，機槍響了，小菊手忙腳亂的跑進來。

「娘！快走吧，鬼子進了西村了！」林大娘坐在炕沿上哭起來；「老了，老了，沒了依靠了！」從外邊可進來了一幫子人；「林大娘，林大娘，別難受啊！有困難，東西鬧不動的有咱呢！你是抗屬啊！大娘，大娘，雁生參加了，家裏要有個一差二錯，咱們可就對不起他了！」亂嘈嘈的嚷着，大家抓鬧着麻繩，口袋，下了手了，一個小夥子把小菊子扛在肩膀上，推着林大娘；「跟我走吧，大娘！」林大娘慌着擦乾了眼淚，可是撲簌撲簌又落了下來，她忽然覺着不是孤另另的了，覺着對不起鄉親；「雁生參加隊伍算什麼呢，勞動兄弟大伯們！」

沒有十天，鬼子給打出去了，北風也起來了，被服廠的棉衣裳讓鬼子搶了一部份，有的戰士還穿着單褲呢。村婦救會主任上區裏回來以後，婦女們可緊張了，開了幹部會開大會，開了大會開小組會，一船一船裁好的灰布襖裡子領面，雪白柔軟的棉花送到村裡來，青婦們唧唧呱呱的挑戰競賽，一個晚上林大娘拿着針線包找婦救會主任，絮絮道道的說了半天，才說出她要參加婦救會，到半夜才抱了一抱衣服材料回去。

青婦小組馬上就把這個信傳開了，怎麼忽然一下出了稀罕事，林大娘從來就說婦救會出頭露面的不是個正經，對參加婦救會的青婦都生分了，怎麼這回她自己上也上婦救會來了呢？

從此，林大娘起五更，睡半夜，在菜油燈底下又緊又密的縫起了五六身衣裳來，一打了盹，針就藏在起了皺皮的手上，她也就想起了雁生，從他把鬼子打走了到這咱，還許沒穿上棉褲呢，就急忙着用手巾蘸上涼水捂在腦門子上，針又飛快的動起來。

從此，婦救會一有會她就參加，特別愛聽子弟兵的故事，也斷不了打聽雁生的消息，可是總也得不着準信。

一轉眼，雁生走了三個月，臘月底了，大門外教員給貼上「抗屬光榮」，屋子裏貼上縣裏、區裏紅紙黑字的拜年片，村裏慰勞了三斤肉十來斤白麵，林大娘早作上了年糕，包了餃子，燉上一大鍋肉，小菊子天天張羅着換上大紅棉襖跟兒童團上區裡去拜年，臨小年，林大娘看張羅不差什麼，坐下來歇會，又難受起來；什麼都舒貼，就是短個雁生，年也缺着點暖和氣了。

正想着，小菊子滿臉紅噴噴的跑進來：「村裡又來了隊伍了，娘！——林大娘從麵盆裡把沾滿白麵的手往身上一抹，來不及跑出去，幾個年輕小夥子就進來號房子了，她讓他們進來，推他們坐在炕沿

上，看他們身上就是一色灰的，密針細線的新衣裳，那一身都像她自己縫起來的，他們也都是粗眉大眼，臉上黑裡透紅，年歲比雁生也大不了多少，都是有點什麼地方像雁生似的。

等隊伍住下來天就快黑了，林大娘讓住在自己院裡的幾個同志們過屋裏歇會，他們不；給他們端過餃子去：「你們吃吧，不想家呀，過年了！」「家裡有個媽，有個妹子，參加了也就不想了。」

「你們就狠心忘了娘了？」「大娘，你這麼待咱，看着就跟娘一樣，我娘頭髮也快全白了。」幾個年輕人笑着，「我有個雁生，今年十七了，秋後參加的，沒個信，……」「大娘，他今兒格黑下不定在那兒碰見像你這個大娘請他在炕頭上吃餃子呢？」大家笑了，林大娘也笑了，眼裡還帶着淚花。

睡覺前她叫小菊給這些哥哥們燒上炕，溫水洗腳，從炕上抽下幾個褥子給他們鋪上，一年輕人離開娘就不知冷不知熱的，要沒個人照顧你們就受罪了！

一恍，過了四年，隊伍住在她家，她照顧他們就想起雁生，戰士們看見他就想起自己的媽，隊伍走了，林大娘覺着心裡空得慌。

忽然，那一月裡變了天，大風颳起來的黃土遮天漫地，鬼子也像一陣黃風似的捲了來，從此以後三里一個砲樓，五里一個據點，蘆葦給拔光了，小汽船在淀裡跑來跑去，白洋淀算讓鬼子踐踏了，鷄不敢出門，狗不敢叫，人人都臉黃肌瘦像生了病，林大娘在鬼子合擊包圍裡東跑西顛，等到鬼子在白洋淀四週都按上砲樓的時候，她的頭髮就全白了，治頭紋更深了，她整夜整夜的睡不着，她知道鬼子佔了村佔不了人們的心，毀了莊稼掏不乾白洋淀的水，可是八路軍上了那兒，一個也看不見了，難道真就撇下了這些人了嗎？老淚從臉上流到枕頭上。

月亮下去了，忽然「叭！」聲音像是從葦塘來的，聲音那麼近，那麼響，林大娘心緊緊揪了一

下，接着「叭！」「叭！」槍聲密起來，接着就聽見砲樓上鬼子哇啦哇啦亂叫，探照燈一閃一閃，林大娘掀開被子坐起來，槍響了一頓飯功夫，聲音漸漸遠了，她打了盹，一震，下巴撞在胸口上，檣頭上響了，忙下了地抓起一把菜刀，忽然，一個人衝進屋裡，唵啞一聲，倒在地下，「林大娘！」聲音這麼熟，她扶起他的腦袋來，藉着門外頭的光亮一看，是一張熟悉的臉，粗眉大眼，臉可是蒼白了。

「你怎麼沒走，今天打槍的是你們？」

「大娘，隊伍還在白洋淀上，白天藏，夜裡打，我的腿掛了花了。」

林大娘眼睛哭起來，抽咽着：「孩子啊！你們還沒來，還沒離開咱啊！」

她叫醒了小菊子燒了水，拿手巾給他裹傷：「你住下吧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得養好了你的傷。」以後槍每天黑下都響，常常有掛了彩的傷號送到她家來，她把門板桌子搬到地洞裡，鋪上稻草棉褥，白天她出去打聽消息，晚上跟小菊子作飯，磨豆腐、洗滌、上葯，傷員們疼了就叫大娘，一坐在床沿上，直拍到傷號昏昏的睡着，傷號好了，她半夜裡坐上船送到祕密站上去，傷號像七八歲小孩子一樣哭着離開了「娘」，家裡的傷號等急了爬到洞口去看娘回來，林大娘就抱怨他們不聽話，那些傷號就像七八歲小孩子一樣的哭了。

鬼子是不能住得長的，苦楚也不是說不盡的，冀中的局面又打開了，雁生來了信，「娘，不用惦記我，我還是結結實實的，當了班長，什麼時候打走了鬼子，太平了，老百姓安生過日子了我就回來，娘也積極的作抗日工作……」

林大娘找人唸了以後把信貼在牆上！有戰士來來往往，她就拿兒子的話教訓他們。

反攻完了，隊伍往鐵道邊上開，從林大娘村邊過就是離着三里五里，十里八里，也一定跑着來看

看「娘」，忙着給娘挑一陣子水，幫着菊子推一陣子磨，隊伍過的多了，林大娘每天都從窖裡撿出又大又肥的紅山藥煮熟了等「兒子們」來看她。

就是這樣，林大娘不再抱怨兒子參加隊伍了，林大娘有了無數的青年兒子們。就這樣，方圓幾十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林大娘的。